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第六冊

碑誌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卷四十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

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

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

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
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
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
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
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
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
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

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

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

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互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嶂。熙帝載兮振萬世。

序亦用韻部
瓊邪刻石體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

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碑誌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一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

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中，破其外城，交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

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肩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

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
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頡頏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
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
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旰而起，左飡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
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
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茅順甫云：頌文淋瀝縱橫，並合繩斧。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

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字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

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
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
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
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
升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
地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藹藹鐃鼓嘲
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鱉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

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

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

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旣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閒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柄樞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眈日慢。祥

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
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
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鑿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
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
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
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寔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
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
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
喪文追作誅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

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龔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飭躬燾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

氏猶班班見可讚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臺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尙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

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
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尙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
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
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人收
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
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
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
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
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卽宜以誨以龜以平其巖屋牆
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廷陟堂進室親登遵釧肩膺胎骼其尊玄
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

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

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烏氏。自苜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

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并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三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
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
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
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
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
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
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昧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

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并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碑誌類下編一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劔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

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
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
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
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
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
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
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
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
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曹誅五異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嘖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
鞞長平。鑿廣濟。掀蘄春。撤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括
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
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
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
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
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
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鏢將潛。偕盡其力。
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

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齷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誨。

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開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

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

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舉。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

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

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
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
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
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
守東都爲上言曰頤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
行諭之頤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
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
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
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
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

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
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
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
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
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
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
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
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

五亂於汴者吾苗疇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
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
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嘷叫
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
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
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
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
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
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
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

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郟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絨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

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眡

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

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眾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開撓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
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
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
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叅軍，尙少人吏，
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
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
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
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
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
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

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依次紀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體。但出韓公手。自然儻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古者書旌。概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

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

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鄴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

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

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茅順甫云
搗才逸興

碑誌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三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舊唐書先生云柳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爲侍中周

書本傳可考封平濟公其封濟陰者乃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且封濟陰公見柳集附書本傳不載

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

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真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

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

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

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董鳴先生云此言嘗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茅順甫以爲著不得意慮大誤唐書孫逖傳載孫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

錄事參軍事皆搯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畧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屬於諸曹也又宋孝武起兵討元凶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祿內外是州府重任在錄事由來久矣其食公堂。抑首促促就

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

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

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誅殺

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

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

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

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

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
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
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肖從竟
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
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
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
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
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
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
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
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
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
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
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
稅者禁浮屠及老子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
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
庫米餘於廩朝廷遷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尙書

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

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

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

爾按此文已開王荆公誌銘交法

爲考

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

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

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

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

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

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怍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

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

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

贈工部尙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策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尙書刑部員外郎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退之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誦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歛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

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

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

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輩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

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
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
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
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
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
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昌黎蓋鄴張宏靖故沒其名
噫暗以爲生者蓋卽謂之耶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
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
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

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畔者黨也恐其以不如遷之別館。卽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虜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

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冑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

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鈞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

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興。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
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祚。鑽石埋辭。以列幽墟。茅順甫云
潛岩多奇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
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
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
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
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
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
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
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

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

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

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

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免頑卒于鄉書法以發疑也。遂卒。年五

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

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

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

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

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

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

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

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
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
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殘。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
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
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古文辭類纂四十三終

水泉自出某自父某某自願某言

碑誌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
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
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
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
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
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
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
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
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
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

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
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
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
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
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
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
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
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
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
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
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

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閒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

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畧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尙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男三

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尙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尙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年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

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

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王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樵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

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玠，娶裴氏女，而遷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摛擢胷腎，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

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肩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

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

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尙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

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
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
銘壹彝是攸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
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
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
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
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
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
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

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退之女孥壙銘。

女孥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

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徇俗不典雖昌黎

爲之而不足法

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

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旣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追遣之女孥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

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

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耐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蔡蔡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碑誌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

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
 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
 后旨通判河中府二有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
 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
 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
 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
 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
 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

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北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

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

據要害

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

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

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

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

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

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

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

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學有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

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

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
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
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
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百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
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
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

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有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

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山林一作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

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
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
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
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

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

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哉初匪其

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

勸無怠

真西山云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承興會許公復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驢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于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眾而載堯夫所改如此朱文公答周益公書略云益嘗竊謂呂公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眾心者益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于危亂不可如何而彼眾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不及于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于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摭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于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于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尙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尙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

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
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
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
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
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
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
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
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
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

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

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

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
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
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臣聞古之於民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不立，民無君則不化。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終

碑誌類下編五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故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

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

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子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方傳則云空明澄澈無一滯筆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

一作京兆

人後爲秦州如皋

一作海陵

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

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
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
旁官署一作字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
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
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
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
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
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
疾免己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
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己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

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

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庶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庶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

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

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已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

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案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按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

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旣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

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

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

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

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宴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

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方侍郎云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蔓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迹。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

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旣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秦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

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

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

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扈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鹿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自食禮一下五百員餘矣

時衣京東東瀛文應封上林園樂安將開列公宴官也

更引題文魏學士詳數子其酒尚舊飲海外

下急太東以四只筆酒拋上許正日心之

壽賦指彌遊湖編位而半全大酒不尋其

臨大夫人之與以祭而時詩氣舒音能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終

世謂其膝于解鴻又嫌與皇等崇公